

目錄

作者簡介

作者序

賞析與導讀——《數星星》中的謊言與祕密

- | | | |
|-----|---------------|-----|
| 第一章 | 妳為什麼在街頭奔跑？ | 14 |
| 第二章 | 剛才騎馬經過的那個人是誰？ | 29 |
| 第三章 | 赫希太太到哪裡去了？ | 36 |
| 第四章 | 長夜漫漫 | 50 |
| 第五章 | 黑頭髮的那個是誰？ | 61 |
| 第六章 | 天氣適合捕魚嗎？ | 69 |
| 第七章 | 海邊的農莊 | 79 |
| 第八章 | 有人過世了 | 88 |
| 第九章 | 你為什麼要騙人？ | 101 |

- | | | |
|------|-----------------|-----|
| 第十章 | 打開棺蓋！ | 105 |
| 第十一章 | 彼得，我們可以很快再見到你嗎？ | 114 |
| 第十二章 | 媽媽在哪裡？ | 127 |
| 第十三章 | 跑！盡快跑去！ | 134 |
| 第十四章 | 摸黑上路 | 147 |
| 第十五章 | 我的狗聞到肉味！ | 158 |
| 第十六章 | 我只能透露一點點 | 168 |
| 第十七章 | 兩年後 | 180 |
| 作者後記 | | 189 |

220 214 205 195 189 180 168 158 147 134 127 114 105

❁ 第一章 妳為什麼在街頭奔跑？

「愛蓮，我們來賽跑，跑到那個街角好嗎？」安瑪麗調整背後的真皮書包，讓裡面的課本更穩些。「預備？」她轉頭看看自己最要好的朋友。

愛蓮朝她扮個鬼臉，笑著說：「不要！妳明知道我跑不過妳——我的腿沒有妳長。我們就不能像文明人那樣好好走路嗎？」她是個矮胖的十歲女孩，不像安瑪麗高高瘦瘦的。

「我們要為星期五的運動會練習啊。我知道我一定會贏得這星期的女子田徑賽。上星期我拿了第二名，所以我每天都在練習跑步。來吧，愛蓮，」安瑪麗一邊懇求，一邊目測從這裡到哥本哈根街下個轉角的距離。「拜託好不好嘛？」

愛蓮猶豫了一下，不得已只好點頭，也把她的帆布書包背到背後。「嗯，好吧。預備——」她說。

「跑！」安瑪麗大叫一聲，兩個女孩便拔腿衝出去，沿著住宅區的人行道賽跑。安瑪麗的淺色金髮飄揚在腦後，愛蓮的深色馬尾則在肩上用來甩去。

「等等我！」遠遠被甩在後面的小克莉絲蒂氣急敗壞的叫著，可是兩位大姊姊根本沒聽見。

安瑪麗的鞋帶雖然有一邊鬆脫了，但仍然很快就超前好友。她沿著奧斯特布羅蓋德街向前奔跑，經過她們居住的哥本哈根市東北角的小商店與咖啡館，又大笑的繞過一名拎著手織提袋的黑衣老婦人。有位年輕媽媽推著娃娃車迎面而來，立刻識相的閃開。街角就在眼前了。

安瑪麗氣喘吁吁又笑呵呵的抵達街角，抬頭一看，連忙住口，連心跳也停了一拍。

「站住！」士兵凶巴巴的喝斥她。

這句德文既熟悉又嚇人，安瑪麗時常聽到。可是，在這之前，這句話從來都不是衝著她來。

後面的愛蓮也跟著放慢腳步，停了下來。遙遙在後的小克莉絲蒂則嘟著嘴，一臉不高興的慢慢蹭過來，因為兩位大姊姊竟然沒有等她就跑掉了。

安瑪麗瞪大眼睛往上看。他們一共有兩個，這表示眼前有兩頂頭盔，頭盔下面有兩雙冷酷的眼睛狠狠的盯著她，此外，還有四隻閃閃發亮的高筒軍靴牢牢的站在路旁的人行道上，擋住她回家的路。

這也表示，有兩把步槍緊握在他們手裡。她先看到那兩把長槍，再看到下令喝斥她站住的那名士兵的臉孔。

「妳為什麼在街頭奔跑？」那個聲音凶巴巴的問她。他的丹麥話很破。三年了，安瑪麗不屑的在心中暗想，他們來到我們的國家已經三年了，還說不好我們

的話。

「我在跟朋友賽跑，」她有禮貌的回答：「星期五學校要舉行田徑賽，我希望能夠跑出好成績，所以我……」她愈說愈小聲，沒說完就停下了。不要多嘴。她在心裡叮嚀自己，回答問題就好。

她回頭瞄了一眼，愛蓮動也不動的站在人行道上，就在她後面不遠處。更後面的小克莉絲蒂還在生氣，慢吞吞的向街角走來。附近有名婦人走到商店門口，默默的站著，看著。

士兵中的一位，比較高的那一位，直接朝她走過來。安瑪麗一眼就認出這人是她和愛蓮偷偷取綽號叫「長頸鹿」的那個士兵，因為他特別高，脖子也特別長。他跟他的同伴總是駐守在這條街口的轉角。

他拿步槍的槍柄戳戳她的背包，戳得安瑪麗渾身顫抖。「裡面裝了什麼？」他大聲問。她的眼角瞄到商店主人悄悄的退回門口的陰影裡，轉眼不見蹤影。

「學校的課本。」她老實回答。

「妳是好學生嗎？」士兵再問，口氣有點輕蔑。

「是。」

「妳叫什麼名字？」

「安瑪麗·約翰生。」

「妳的朋友——也是個好學生嗎？」他盯著她後面杵著不動的愛蓮。

安瑪麗回頭看見平常臉頰紅潤的愛蓮，這時嚇得一臉慘白，漆黑的眼眸也睜得大大的。

她朝士兵點點頭。「比我還好。」

「她叫什麼名字？」

「愛蓮。」

「這個又是誰？」他看著安瑪麗的身旁。原來克莉絲蒂突然從後面冒出來，

臭著一張臉看著每個人。

「我妹妹。」她伸手去牽克莉絲蒂的小手，可是向來頑固的克莉絲蒂並不領情，反而挑釁的雙手叉腰。

士兵伸手摸摸她妹妹糾結捲曲的短髮。別動，克莉絲蒂，安瑪麗在心中暗暗禱告，希望她固執的五歲妹妹能夠接收到她無聲的指令。

可是，克莉絲蒂伸手推開士兵的大手，大聲的抗議：「不要！」

士兵們大聲笑了出來，又快速的用德文交談，安瑪麗一句也聽不懂。

「她很漂亮，和我的女兒一樣。」高個兒的口吻顯然很愉快。

安瑪麗努力擠出禮貌的笑容。

「回去吧，妳們都走吧，回去做功課，不要跑步。妳們跑步的時候看起來好像暴徒。」

兩名士兵轉身離去。安瑪麗趕緊伸手，在克莉絲蒂抵抗前就牽起她的小手，

快快繞過轉角。愛蓮也很快跟上，兩人將克莉絲蒂夾在中間，一句話都沒說的快步朝她們住的公寓走去。

快到家時，愛蓮壓低嗓子說：「剛才我好害怕呀！」

「我也是。」安瑪麗也小聲的回答。

轉身進入公寓時，她們都刻意直視前方的大門，這樣才不必跟持槍站在街角的另外兩名士兵四目交接，或引起不必要的注意。克莉絲蒂先跑進大門，嚷嚷著要拿幼兒園帶回來的圖片給媽媽看。對克莉絲蒂來說，從她有記憶以來，士兵就是街景的一部分，一直都在那兒，在每個轉角站崗，就像路燈一樣，沒什麼好可怕的。

「妳會告訴妳媽媽嗎？」兩個女孩腳步沉重的爬上樓梯時，愛蓮這樣問安瑪麗。「我不要，我媽媽會擔心。」

「不會，我也不要說，媽媽會怪我在街上奔跑。」

她跟住在二樓的愛蓮道別，獨自爬上三樓，並在腦袋裡練習要怎麼面對母親，先擠出笑容，再說說今天的拼字測驗，這可是她最拿手的。

可惜她遲了一步，克莉絲蒂已經搶先到家了。

「而且他還拿槍戳安瑪麗的書包，又伸手抓我的頭髮！」克莉絲蒂站在客廳中央，一邊脫毛衣，一邊喋喋不休的向母親報告。「可是我不怕。安瑪麗會害怕，愛蓮也是，但我不會！」

約翰生太太本來坐在窗口的椅子上，聽完立刻站起來。羅森太太，愛蓮的母親，也坐在她對面的椅子上。她們就像過去無數個下午一樣，在一起喝咖啡。當然了，現在她們喝的不是咖啡，不過她們仍然這麼說：「一起喝杯咖啡吧。」自從納粹占領哥本哈根以來，再也沒有真的咖啡可喝了，連真的茶都沒有。兩位母親只是喝香草泡的熱開水。

「安瑪麗，這是怎麼回事？克莉絲蒂到底在說什麼？」母親焦慮的追問。

「愛蓮呢？」羅森太太也一臉驚恐。

「愛蓮回家了，她不知道妳還在這裡。」安瑪麗解釋：「別擔心，沒什麼事，就是在奧斯特布羅蓋德街角站崗的那兩名士兵——妳們都見過的，那個脖子長長的高個兒，看起來像呆呆的長頸鹿那個。」她告訴母親和羅森太太方才發生的事，故意輕描淡寫，說得有趣一點，好像沒什麼大不了；可是，媽媽們聽了還是不安。

「我推開他的手，對他大叫。」克莉絲蒂鄭重的宣告。

「沒有，媽媽，她才沒有。」安瑪麗再度向母親保證。「她最愛誇大，每次都這樣。」

約翰生太太走到窗口，探視下面的街道。哥本哈根的住宅區很安靜，看起來跟平常沒兩樣：人們在商店進進出出，小孩照常玩耍，士兵仍在街口站崗。

她壓低聲音和愛蓮的母親交談。「最近的抗暴事件一定讓他們感到緊張。妳們有沒有在《De Frie Danske》上面讀到西勒羅與諾雷博的爆炸案？」

安瑪麗假裝專心的拿出課本來讀，其實是張大耳朵聆聽，她曉得母親在說什麼。《De Frie Danske》（自由丹麥人）是一份非法的地下報紙；彼得·尼爾森不時會帶這份報紙來給他們。他會小心的摺好報紙，夾在普通的書籍與報紙中間，爸爸媽媽也是一讀過就立刻將它燒掉。安瑪麗有時候會在晚上聽到爸爸媽媽聊起他們透過這個管道所得到的消息：地下反抗軍對納粹進行破壞活動，暗藏的炸彈在製造戰爭物資的工廠爆炸，還有鐵軌遭到人為破壞，無法運送物資。

而且，她也曉得「抗暴」的含意。她無意間聽到這個字眼時，曾經問過爸爸，爸爸也跟她解釋過。地下反抗軍是丹麥人——沒有人知道是哪些人，因為大家都守口如瓶，保密到家——決定全力對抗納粹。他們破壞德軍的卡車與汽車，還炸掉工廠。這些人都很英勇，不過有時也會被捕，犧牲性命。

「我得回去好好跟愛蓮說說。」羅森太太說著，就走向大門。「孩子們，明

天上學時，記得換一條路走。安瑪麗，答應我，愛蓮也會答應我的。」

「我們會的，羅森太太，可是這有差別嗎？每個街口都有德國士兵啊。」

「他們會記住妳們的面孔，」羅森太太在門口轉身，再三叮嚀：「永遠要隱身在人群中，不要太突出，惹人注意。千萬不要讓他們記住妳們的面孔。」說完便帶上大門走了。

「媽媽，他會記住我的面孔的，」克莉絲蒂開心的宣布：「因為他說，我看起來好像他的小女兒，他說我很漂亮。」

「他如果有個漂亮的小女兒，為什麼不回去當個好父親？」約翰生太太撫著克莉絲蒂的臉頰，喃喃自語：「他為什麼不回他自己的國家？」

「媽媽，有東西吃嗎？」安瑪麗希望母親別再一直想著德國士兵，所以刻意轉移話題。

「去拿些麵包，分一片給妹妹。」

「塗奶油嗎？」克莉絲蒂滿懷希望的問。

「沒有奶油，」母親回答：「妳知道的。」

安瑪麗去廚房拿麵包盒時，克莉絲蒂忍不住嘆了一口氣。「真希望有杯子蛋糕可以吃，」她說：「大大的黃色杯子蛋糕，還塗上一層粉紅色的糖霜。」

她的母親笑了。「妳年紀小，記性還真好。」她告訴克莉絲蒂：「我們好久沒有奶油或糖做杯子蛋糕了，至少有一年了。」

「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再吃到杯子蛋糕呢？」

「等戰爭結束吧。」約翰生太太回答。她的目光投向窗外的街口，士兵依然在那兒站崗，鋼盔下的面孔掛著一貫冷漠的表情。「等士兵離開。」